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卷之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

中山正義曰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

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

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

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而樂氏後

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

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

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

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

下士先禮郭隗

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寡人地

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

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

其名臣其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庸今王將自東面

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

理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

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傳之才至矣誠欲

與王霸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

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

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

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

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

索隱曰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蜀平原

州正義曰在冀西摧三晉於觀津

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

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

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

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

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

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

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

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索隱曰嚮音田濫反字嚮秦

徐廣曰嚮進說之意同與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

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

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

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

已列傳

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
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
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
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
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
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國在淄
州淄川縣東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
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
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
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
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

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
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
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
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
間乃使騎劫代將索隱曰燕將姓名而召樂毅樂毅知燕
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
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
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
寵樂毅以敬言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
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比至
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盡覆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

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
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
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
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
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
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
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
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
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
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

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
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
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
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
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
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
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正義曰樂毅見燕昭
王有自高尊世上人
主之心故假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
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正義

曰杜預云兄同姓君幸臣也

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上在齊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

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

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

臺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

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

歷也○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歷室燕宮名也高誘

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

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水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曰幽州薊

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自充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沛自五伯已來功未有

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篁反亦作慊慊者常慊然

而不愜其志也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

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
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
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
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
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
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
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
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
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
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

至於入江而不化

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

夫免

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

誹謗

索隱曰誹音方味反

隋先王之名

索隱曰隋音計規反

臣之所大

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索隱曰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不說已長而談彼短

去國不潔其名

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云已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潔已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

臣雖不佞

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

數奉教於君子矣

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經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

之人謂已在外猶云已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踈遠之行斯亦忠臣之節

恐侍御者之

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

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

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

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

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

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

樂生之所屑疆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肖苟利心無

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卒齊之事所以運其機

而動四海也夫計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

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卒國不謀其功除

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

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

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

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任窮則從微子適周

之道開彌厲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

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壤我澤如春

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

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

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

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

於二城之下多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

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

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

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

向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

哉頌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願業於是燕

乖與變同繇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曰間音紀開反而樂

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

相粟腹之計索隱曰粟姓腹名漢有粟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

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

正義曰東隣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

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

鄒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

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

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

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

不達身祇辱守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

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

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

名何者其百愛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

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

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隣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

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及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謂君取之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

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

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

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

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

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此新城正義曰號曰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

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
瑕公樂臣公一作趙且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
臣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
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
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
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
樂瑕公教樂臣公索隱曰本亦作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
師

索隱述贊曰

昌國忠讜

人臣所無

連兵五國

濟西為墟

燕王將受

空聞報書

義士慷慨

明君軾閭

間乘繼將

芳規不渝

樂毅列傳

○史記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卷之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

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

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

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

七里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

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

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

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

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

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

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

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

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疆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壁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

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

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

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

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

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

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

索隱曰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明年復攻趙殺

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

西河外澗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趙王畏秦

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

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

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

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

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一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

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其

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

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

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鈺音正○正義曰鈺音餅

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

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

血澣大王矣正義曰澣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

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顧

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

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

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

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

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

曰王劭按董勛答札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正義曰秦漢以前

用上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

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

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

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

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

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

荆者荆楚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

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

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

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

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

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

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關

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駟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

曰幾音祈在後二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相路之間房房字誤也○索隱

曰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安

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

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

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曰國謂邯鄲趙都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

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
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
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
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
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
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
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為
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
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
險挾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
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也

請諫

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止復諫
也王粲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
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
而不覺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

邯鄲許歷復
曰先據北山上者

勝

正義曰關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
軍於關與即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

其大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
關與五十里而軍壘城據今洛州去洛州三百里間而隔相
州恐潞州關與聚
城是所拒據處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

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

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

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

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

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

死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
界西山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

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

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

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

正義曰奉音捧

所友者以

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

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
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
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
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
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
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
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
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邑名也封廉頗為
信平君索隱曰信平号也徐廣云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雲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号為信平君也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

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
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
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
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
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
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
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
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
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

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
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
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
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
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
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
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

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

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亦為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去平費日擊數牛
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謀索隱曰上紀厚遇
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
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
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
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
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
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復請李牧牧
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

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二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穀者十萬人索隱曰穀音古候反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棄之恣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都甘反襜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

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

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况

將扈輒於武遂城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

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相州橐城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將

相齟索隱曰齟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二年秦攻番

吾索隱曰縣各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曰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擊破

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

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

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

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作掘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

清颯凜凜	壯氣能熊	各竭誠義
逆為雌雄	和璧聘返	澠池好通
召負荆知懼	屈節推工	安邊定策
頗牧之功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史記卷之八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史記卷之八十二 蒲田維能校注

田單疏屬也單音丹 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

奔已齊改爲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 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

而傳鐵籠徐廣曰傳音附○索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 軸末

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鑠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 已而燕

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徐廣曰轄

也音衛 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也音衛 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也音衛 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也音衛 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也音衛 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徐廣曰多作淖齒也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

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故即反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

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
掘吾城外家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龍
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
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
索隱曰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
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板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
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
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
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
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
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

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
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燬城數十夜縱牛壯
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
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
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
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
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
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
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近
河東蓋齊舊地也而
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

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索隱曰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

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詐也。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

善之者出奇無窮

索隱

曰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出奇無窮謂權變多也。

奇正還相生

正義曰當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

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也。

如環之無端

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

尋環中不知端際也。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

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

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曰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被卒燒龍墓而令齊卒甚怒是

敵人為單

後如脫兔適不及距

魏武帝曰如女示弱

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

其田單之

謂邪初悼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

得之太史嫩之家

正義嫩音皎

為人灌園嫩女憐而

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

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

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

劉熙曰齊

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曰音胡卦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畫邑蠋所居

即此邑因瀆水為名也。

王蠋賢

索隱曰蠋音觸亦音歎令軍中曰環畫邑

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

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

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

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

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
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
如身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擊也何
林云脰頸齊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
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
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

軍法以正 實尚奇兵 斷軸自免
反間先行 羣鳥惑眾 五牛揚旌
卒破騎劫 比皆復齊城 襄王嗣位

乃封安平

田單列傳

○史記卷之八十二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卷之八十三

索隱曰魯仲連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
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
不可上同魯仲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平宜抽魯
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
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書策索隱曰廣雅云

倣儻卓異也○正義曰倣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
狙立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
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
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
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
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
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而不肯仕
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

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
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兵魏
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即反相州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

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因平原君謂趙王曰

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

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

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

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

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

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

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

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

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欲今趙尊秦為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

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

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

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

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

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汗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

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路入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為一身眾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言眾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人不知則為一身耻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為一身而死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詎使其戰士彼即肆然而為帝過正義曰至過字為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而為政於天下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曰若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為秦百姓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

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
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
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
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
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
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
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
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曰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
威之十年也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計
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

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斮三軍者其齊法斮何休曰斮斬也

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罵也卒為天

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

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

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

畏之也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

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

連曰吾將使秦王身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

曰正義曰快於尚反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喜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

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身醢梁王

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九侯城在相州溢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三

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

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

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羑城

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

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

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

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

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

索隱曰辟舍避正寢安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莞簟索隱曰莞管藥攝衽抱机

聽朝也魯人投其筥不果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

匙也投鑰匙於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

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

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

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

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昨階上南面而弔之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

將伏劔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

也

也

也

也

得事養死則不得賻送

正義曰衣服曰賻貨財曰送死之禮

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

索隱

曰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送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

令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嬪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

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

索隱

日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

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

攻聊城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

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

死而滅名索隱曰怯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

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

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

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

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

時不再至顧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

南陽索隱曰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北界。正義曰

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

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

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

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

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齊右壤斷奔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齊北也計猶且

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

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

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

之兵俱退而燕劫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

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

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

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

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

公又以敵聊之民趾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

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

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

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

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

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

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

士意雖便不如依字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俗也功名可立

也索隱曰言若必無還燕也意則指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延篤注

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世世稱孤與齊

父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

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

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相公

中其鈞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曰遺棄

也謂棄子糾

事小白也。正義曰：管仲傳子糾而束縛桎梏辱也。若曾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

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

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

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代山燕齊之間，罵

奴曰：臧罵婢，則曰獲也。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

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

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

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

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曹，昧也。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

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

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

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

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

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

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

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

棄忿恚之節。正義曰：忿，敷粉反；恚，於綠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

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敵也。願公擇一而

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

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

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

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勝等

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

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

正義曰諸不以罪死為累

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

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

虹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

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知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是也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

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方趙之北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

白食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昂虛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

喻兩主豈不衰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

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卒從吏訊

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

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應劭曰卞

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刑右足武王

沒復獻獻文王王人復曰石也刑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

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曰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安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各此

成王名悼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佯

音陽謂詐為狂司馬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避世彪曰箕子名曰胥餘也索隱曰安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

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猶下

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

子胥鳩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鷓鴣鳥形名曰鷓鴣夷皮楹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

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

隱曰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

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

傾蓋者道行相遇軒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敬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

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曰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

王奔者去齊之魏臨

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奔者齊人也亡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

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王奢者樊於期非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

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

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

天下而為燕尾生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安索言曰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為燕之尾生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

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技中山○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

呂氏春秋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

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漢書音義馱馱駢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曰字林云馬父贏子北狄之良馬也○正義曰良音寺馱馱音决

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

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

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躡脚於宋卒相

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韋林曰六國時人被范此刑也○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

睢捐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力谷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

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

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壯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

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甕自沉於河不同也徐衍負

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以移王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

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曩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矸音公禪反矸者自淨兒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埋蒼蒼云鼯脛也字林音下諫反此二

人者豈借官於朝假譽於左石然後二主用之

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

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

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亦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

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

子舟不知子舟是何人文穎曰子舟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入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舟為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

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

索隱曰國語云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眾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此眾人或共誣訛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同積毀銷骨也隱取鍛燒以見其真是為眾口鑠金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曰大顏云讒人積久諸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

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

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

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

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

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剗妊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剗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鞞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愨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

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兵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

去相而不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於陵子

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索

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鄉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列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隨肝膽施德厚終與

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厚無不

使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蹠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蹠盜跖也索

隱曰並見戰國策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

戰國策

卷之三十三

七

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

之湛没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曰湛音沉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

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眦者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張晏曰根柢

離詭委曲般戾也○索隱曰孟康云播結之木也晉灼云般柢木根也而為萬乘器者何

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雕刻是為之容飾也故無

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

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

之術索隱曰言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

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

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

眦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

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

負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索隱曰張晏云陶冶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牽於卑

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

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

云其頭類匕故曰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

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

塗土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

變手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

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

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

木作如槽也○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

應劭云皁歷也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

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正義曰顏云不羈言才識

高遠不可羈係皁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櫪曰

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

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灼云列士

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

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

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也

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

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曰鹽鐵論而曾

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

宿其說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

不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

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

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

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

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魯連達士 高才遠致 釋難解紛

辭祿肆志 齊將挫辯 燕軍沮氣

鄒子遇讒 見詆獄吏 慷慨獻說

時王所器

魯仲連鄒陽列傳 ○ 史記卷之八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 史記卷之八十四

屈原著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正義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

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 為楚懷王左徒 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 博聞彊

志明於治亂嫺 史記音隱又音閑 於辭令入則與王圖

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

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 索隱曰屬音燭草藁

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 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之 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鞅尚 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

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

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索力反一音蕭離騷序云離騷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別也騷愁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曰上十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曰塞孟反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亂正義曰誅方畏反若

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適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音統去皮也又他卧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皜踈靜之貌○索隱曰皜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溜又並如字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污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

與楚從親

正義曰上足松反

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

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

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

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

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

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

丹陽斬首八萬

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是也。正義曰丹陽今歧江故城。

虜楚將屈匄

索隱曰屈姓。屈匄名音蓋。

遂取楚

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

至鄧

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也

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

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

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

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

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

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

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頤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

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

其後諸侯

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徐廣曰二十八八年唐昧也。正義

曰昧莫暮反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

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索隱曰楚世家昭睢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懷王稚子子蘭

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

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以求割地懷

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以其弟子蘭

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

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

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

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

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曰此已下大史公傷楚懷王之不能反國之論也莫

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

隨屬蜀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

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

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

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

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

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為我心惻張璠曰

隱曰張璠亦晉人注易也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象

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

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屈

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索隱曰父音甫。曰子非三閭大夫歟

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何故而至此屈

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索隱

曰楚詞隨其流作滑其泥也。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索隱曰楚詞懷瑾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已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蔽。索隱曰汶汶音門門汶汶猶昏暗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音烏廓反。溫蠖猶惜憤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索隱曰汨謂疾行也。眴兮窈窕

史列傳

徐廣曰眇眩也。索隱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曰孔甚

之响野其清淨歎無人聲。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

鞠也軫痛也愍病也。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刑

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刑削度法替廢也。信

法度尚未廢也。索隱曰刑削方木欲以為圓其常

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

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

楚詞職作志志余。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

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

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王逸曰玄黑也。矇音者也。離

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

也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索隱曰下音戶。鳳皇在

箴兮雞雉翔舞。徐廣曰箴一作郊駟案王逸曰箴籠落

謂藤蘿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鷩。正義曰應瑞圖云黃帝

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鱗後蛇頸而魚尾龍文

而龜身燕頤而鷄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同糅

玉石兮一既而相量。王逸曰忠。夫黨人之鄙妬兮

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索隱曰按王

義曰羌音疆。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已才力

而身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

曰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誅駮疑桀兮固庸

態也

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也庸斯賤之人也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桀今乃誅

駿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

文質踈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

徐廣曰異

一作與駟案王逸曰采文采也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

龍義兮謹厚以為豐

王逸曰重累也龍及也

重華不可悟兮

孰知余之從容

王逸曰悟逢也楚詞悟作遇並吾故反

古固有不可

並兮豈知其故也

索隱曰楚詞作莫知其何故

湯禹久遠兮邈

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疆離潛而不

遷兮願志之有象

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

正義曰北次將就日

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王逸曰大故樂也大故

謂死亡也索隱曰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憂娛哀音虞娛者樂也

亂曰索隱曰王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發

理辭指摠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

浩浩沅湘兮

索隱曰二水名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

沅即湘之後流也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

江分流泪兮

王逸曰泪流也脩路幽拂兮

索隱曰楚詞作幽蔽也道遠

忽兮曾嗟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

心不可謂兮

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楚詞無曾嗟已下二十一字

懷情抱質兮

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

王逸曰程量也人生

有命兮各有所錯兮

王逸曰錯安也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

兮

索隱曰楚詞餘並作余曾傷爰哀永歎喟兮

王逸曰喟息也世溷

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

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例也以為

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

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

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

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

白曰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其善但

常年所遺並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樹葉塞上以五色

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糉并

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景差徐廣曰或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差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裝鄒二家皆無

音是如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

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

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

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

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類云秀美也應劭

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

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

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

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上也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

為長沙王太傅

索隱曰諡為傅是吳芮之玄孫差龍衣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

荆州記長沙城西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牀在也

賈生既誼以往行聞長沙卑

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

徐廣曰竹革反草服曰誼也○索隱曰字林

云適音丈厄反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

辭曰共承嘉惠兮

張晏曰恭敬也

俟罪非長沙側聞屈原

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索隱曰造音七到反遭

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

伏竄兮鷓鴣梟翔

索隱曰竄音七外反

關茸尊顯兮讒諛

得志

索隱曰關音天臆反茸音而隴反應劬胡廣反關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翔翔之用而反尊貴字林云關茸

不肖之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

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夷令身謂盜跖康索隱曰漢書

隨夷伯夷盜跖莊駒也莫邪為頓莫邪為頓應劭曰莫邪

寶劍因以冠名璜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索隱曰吳越春

劍名也頓鈇刀為鈇徐廣曰思廉反翺案漢書音義曰鈇

讀為鈍謂利索隱曰鈇者錫也鈇利也音

暗惑也于嗟嗷嗷生之無故應劭曰嗷嗷不自得幹

棄周鼎考而寶康瓠如淳曰幹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

寒驢正義罷驥垂兩耳考服鹽車索隱曰戰國策

能上伯樂下車哭之者也章甫薦屨考漸

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嗟苦先生考獨離此答應

曰嗟咨嗟勞苦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竟

屈原遇此難也其意周成解詰音碎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考

索隱曰漢書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遶考夫固

自縮而遠去龍襲九淵之神龍考鄧展曰龍襲重也或

也索隱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沕徐廣曰深潛

呂自珍徐廣曰沕彌融燭徐廣曰一云備蠟燭正義

燭光也沒深藏以自以隱處考徐廣曰一本云彌蠟燭以

彌遠明光以隱處也蘇林云備音而應劭云備音也蠟燭水

注蓋三本撥不同也蘇林云備音而應劭云備音也蠟燭水

蠟燭水蠟燭水蠟燭水蠟燭水蠟燭水蠟燭水蠟燭水蠟燭水

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

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正義曰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責屈原不去濁

世以藏隱其文如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

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搆讒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曰漢

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瞻九州而相君兮

索隱曰瞻音且知反謂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

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

乎內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翾徐廣曰一云逝而

去之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彼尋常

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豈能容吞舟

之魚橫江湖之鱣鱣兮如淳曰大魚也瓚曰固將

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

亦同案以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

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龍長沙王也傳為長

沙靖王差之二年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

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

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高脚石床容

一人坐形流古制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

楚人命鴉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鴉體有文色土俗

隱曰魯展云似鷓而大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賈生

史列傳二十四

之歲兮

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曰李巡云單闕起也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

關孫炎本作蟬焉蟬猶伸也○正義闕鳥曷反

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

予舍

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

止于坐隅貌甚

間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

其度

索隱曰漢書作識說文云識驗言也此作策蓋識策之辭○正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

曰

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

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予服小顏云予加美之辭

吉乎告我凶言其菑

正義音災

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

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正義曰臆韻音憶

萬物變化

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

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

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或曰蟬蔓相連也○索

隱曰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禪謂其相傳之也

沕穆無窮兮胡可勝

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間沕音蜜又音昧沕穆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及言也○正義曰音勿

禍兮

福所倚

正義曰於機反依也

福兮禍所伏

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既案倚者立

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遞來猶如伏立也

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

正義曰言禍福

相因吉凶不定

彼吳疆大兮夫差臣敗越棲會稽兮句踐

霸王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

韋昭曰斯李斯也

傳說胥靡

兮

徐廣曰胥靡刑也○索隱曰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傳說衣褐帶索備築於傳嚴

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

乃相武丁夫

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繩索相附會也瓚曰糾絞

也。繩索也。○索隱曰：韋昭云：繩微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繩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說。

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旱與悍同音以言水矢流飛本以無礙為通利今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無常也。萬物回薄。

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鶡冠

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太專槃物。

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鄒陽傳注云：陶家各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此。塊軋無垠。若央軋音若乙。○索隱曰：案無垠謂之於天。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塊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塊軋，霧氣味也。○正義曰：塊鳥即反軋於黠反。

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

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索隱曰：此莊子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化熱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也氣，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云：人者為死。

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曰：搏音徒端反。又本

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故晉灼云：或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已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也。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索隱曰：謂死而形化為鬼也。

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索隱曰：莊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通人

大觀兮，物無不可。索隱曰：莊子物故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

夫徇財兮，列士殉名。應劭曰：徇，營也。賈曰：以自從物。○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夸

夫徇財兮，列士殉名。應劭曰：徇，營也。賈曰：以自從物。○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

夫徇財兮，列士殉名。應劭曰：徇，營也。賈曰：以自從物。○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

夫徇財兮，列士殉名。應劭曰：徇，營也。賈曰：以自從物。○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

夫徇財兮，列士殉名。應劭曰：徇，營也。賈曰：以自從物。○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

夫徇財兮，列士殉名。應劭曰：徇，營也。賈曰：以自從物。○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

夫徇財兮，列士殉名。應劭曰：徇，營也。賈曰：以自從物。○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

夫徇財兮，列士殉名。應劭曰：徇，營也。賈曰：以自從物。○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

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瓚曰夸泰也莊

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力以自矜夸者不悲也○索隱曰言好

不休也尤甚也言勢不其用則夸毗者可悲也品庶馮生

孟康曰馮貪也○索隱曰漢書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

念生也鄒誕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念

之意也然察方言每字合從手怵迫之徒兮或趨西

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

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云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

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

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怵音黠又怵

者誘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索隱曰張機云德無不

拘士繫俗兮擗如囚拘徐廣曰擗音華板反又音皖

漢書作循音去隕反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索隱曰莊子云古

後存諸人張機云躰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

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

衆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台韻音憶真人淡漠

兮獨與道息索隱曰莊子云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新邪氣盡去反其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

身也○索隱曰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棄知而忘其

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

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

案張晏曰坻水中小州也○索隱曰漢書書坻從軀委命兮

作坎周易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索隱曰莊子云

勞我以生休我以死澹乎若深淵之靜汎乎若不繫之舟索隱

曰出莊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曰如舟

子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德人無累兮知命

不憂索隱曰德人謂上德之人心細故懋荆音介漢書作介張荆兮何足

以疑韋昭曰懋音士介反○索隱曰荆音介漢書作介張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正

義曰懋刃邁反荆如邁反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

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祿也○駟案如淳曰漢唯祭坐宣

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上因感鬼神

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

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

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

索隱曰梁懷王各揖文帝子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

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比貴為

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

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

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無後

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

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

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與

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

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索隱曰荆州記云長沙羅縣

自沈處比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

岸有廟也自沈處比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

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
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徐廣曰一
本作爽
然自失矣

索隱述贊曰

屈平行正

以事懷王

瑾瑜比潔

日月爭光

忠而見放

讒者益章

賦騷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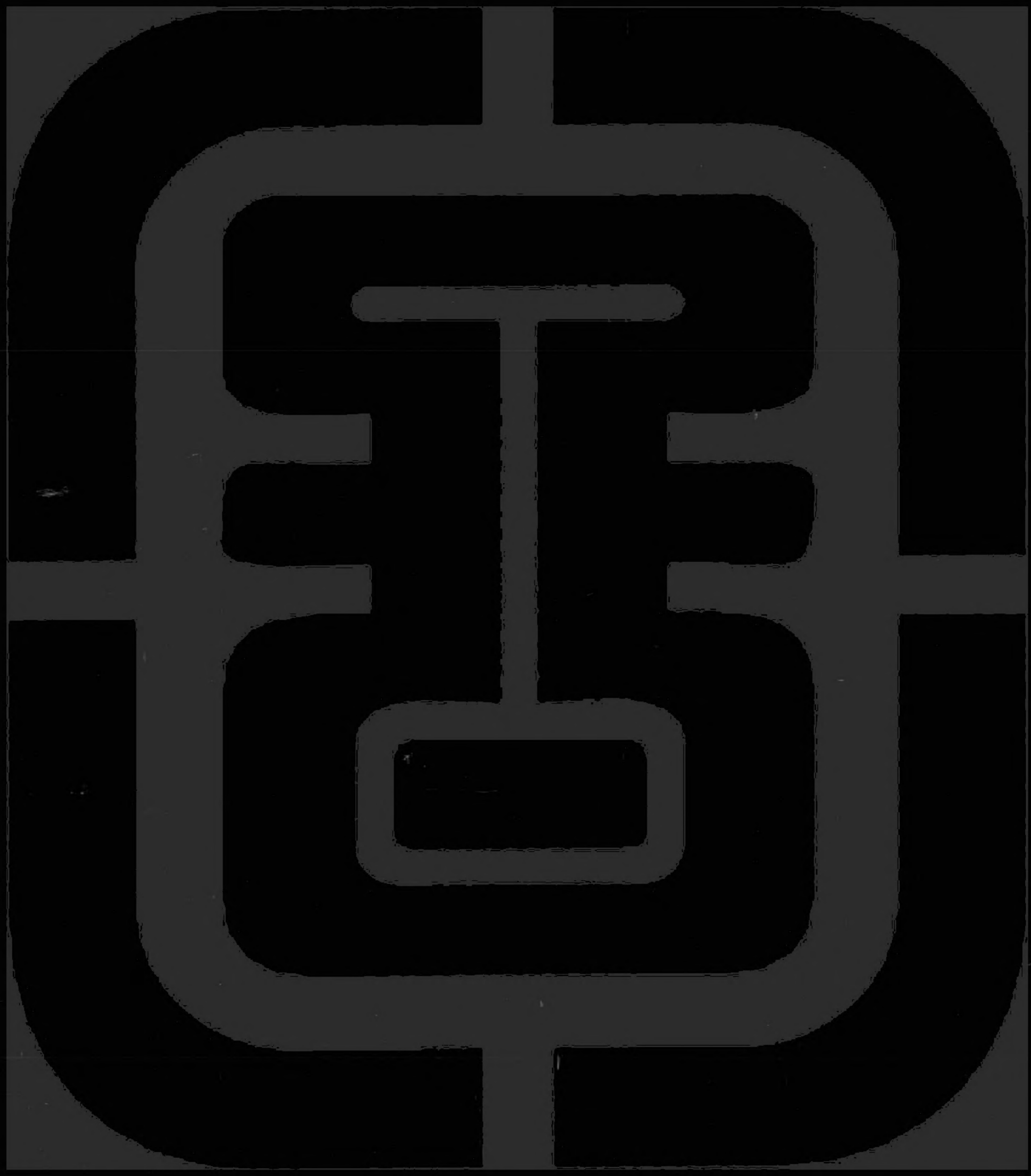
懷沙自傷

百年之後

空悲弔湘

屈原賈生列傳

○史記卷之八十四



L